

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對老撾的探索和記錄

張晨*

摘要 老撾是東南亞地區唯一的內陸國。因為地理條件的限制，外部世界對老撾的了解一直比較有限。1642年，耶穌會傳教士喬瓦尼·馬里亞·萊里亞克服諸多困難，終於成功到達老撾。他被認為是第一個到達老撾的西方傳教士。之後，他在老撾傳教五年，直到1647年離開。他留下了一批關於老撾的報告，這些材料是當時西方人對老撾最詳細的記錄。因為關於古代老撾地區的史料十分稀缺，他的記錄對理解古代老撾地區的歷史狀況非常有幫助。本文以他的活動為中心，挖掘了一些關於老撾古代歷史的重要史料，展示了十七世紀的西方人如何利用東方舊有的網絡在當地立足，同時也揭示了澳門與東南亞的早期聯繫，為深入理解大航海時代澳門的角色提供幫助。

關鍵詞 耶穌會；老撾；澳門；喬瓦尼·馬里亞·萊里亞；喬瓦尼·菲利普·德馬里尼

引言

老撾是東南亞地區唯一的內陸國，其地形又以山地為主。炎熱的氣候和致命的熱帶疾病更是讓試圖踏足老撾的人望而生畏。雖然有湄公河貫穿老撾南北，但湄公河的上游水流湍急，通航能力有限，下游又有孔恩瀑布（Khone Falls，今老撾和柬埔寨交界處）截斷航運，因此湄公河並未能改變老撾對外交通不便的面貌。長期以來，外部世界對老撾的了解都非常有限。老撾本國的史料並不豐富，周邊各國對老撾的記錄也大都語焉不詳。¹ 相比東南亞的其他國家，海外和國內的東南亞史學界對老撾古代史的研究也比較薄弱。² 1642年到達老撾的耶穌會傳教士喬瓦尼·馬里亞·萊里亞（Giovanni Maria Leria, 1595-1665）³ 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位到達老撾並留下詳細記錄的西方傳教士。本文第一部分主要介紹了在萊里亞神父之前的西方傳教士在東南亞的傳教活動，當時的老撾是東南亞最難到達的地區之一；第二部分簡要介紹了十七世紀老撾的一般情況；第三部分介紹了耶穌會士對老撾的早期探路活

動，他們的探索為萊里亞神父成功到達老撾打下了基礎；第四部分介紹了萊里亞神父在老撾的活動，揭示了當時老撾與越南之間的關係；第五部分介紹了德馬里尼神父據萊里亞神父的記錄寫成的著作及其對老撾史研究的價值。

一、西方傳教士在東南亞各地的早期傳教活動

1510年，葡萄牙印度總督阿豐索·阿爾布科爾科（Afonso de Albuquerque）攻佔印度果阿（Goa），次年又佔領了馬六甲（Malacca）。⁴ 從此，葡萄牙以及歐洲各國、各教會的勢力在亞洲不斷擴展開來。葡萄牙人利用馬六甲優越的地理位置與周邊的東南亞政權展開了接觸。歐洲各修會的傳教活動亦伴隨而來。

1511年，阿豐索進攻馬六甲時遇到了幾艘前來馬六甲貿易的中國商船。於是他就派杜阿爾特·費爾南德斯（Duarte Fernandez）為使者搭乘中國商船前往暹羅京都阿瑜陀耶（Ayutthaya），希望能和暹羅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費爾南德斯受到暹羅王的熱烈歡迎，暹羅王拉瑪鐵菩提二世（Ramathibodi II, 1473-1529）

* 張晨，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圖 1. 塔鑾，老撾的象徵，約建於十六世紀六十年代。（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18 年 12 月）

愉快地接受了他帶來的阿豐索尋求和平的信和禮物（一把金劍）。費爾南德斯返程時，暹羅王也派出使者隨行。暹羅使者帶了致葡萄牙國王的信，並送上一枚紅寶石戒指、一頂王冠和一把金劍。暹羅王在信中表示接受葡萄牙佔領馬六甲（阿豐索對此感到意外）。當暹羅使者離開馬六甲時，阿豐索派出了美蘭達·阿澤維多（António de Miranda de Azevedo）和杜阿爾特·科爾賀（Duarte Coelho）再次出使暹羅。他們此行的目的是打開和暹羅的貿易通道。⁵此後，暹羅和葡萄牙遠東當局多次互派使節，雙方維持着良好的關係。

1567 年，馬六甲的代牧（Vicar）瑪利亞

（Fernando de Santa Maria）派出兩名多明我會的傳教士熱羅尼莫·克魯斯（Jerónimo da Cruz）和塞巴斯蒂昂·坎托（Sebastião do Canto）到暹羅，這是現有明確記載的天主教傳入暹羅之始。兩人很快學會了暹羅語，並成功發展了 1,500 名信徒，其中包括一些本來信仰佛教的大臣。此外，他們還在當地建立了三座教區教堂（Parish Churches）。然而，他們後來和當地的穆斯林群體（Mohammedans）發生了衝突，一人被刺死，另一人被迫逃離暹羅。⁶

1513 年，柬埔寨國王的使者來到馬六甲，見到了阿豐索。1555 年，多明我會的傳教士伽

南洋研究

斯帕爾·克魯斯 (Gaspar da Cruz, O. P.) 從馬六甲出發到了柬埔寨。⁷ 據說是因為柬埔寨國王主動要求馬六甲派遣傳教士到柬埔寨，以幫助他了解關於創造天地的學說和聖托馬斯 (St. Thomas) 的福音。克魯斯神父是有明確記載的第一個到柬埔寨傳教的歐洲傳教士。但是，他在柬埔寨的傳教活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只成功讓一名信徒受洗。於是，克魯斯神父在 1556 年的冬天去了廣東，但是也沒有成功傳教。之後，他從澳門又返回了馬六甲。他後來從馬六甲又去了霍爾木茲，並在那裡工作了 12 年。1570 年，他在葡萄牙去世。⁸

1549 年，耶穌會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 (Franciscus Xavier, 1506-1552) 在一位日本人的引介下自馬六甲出發來到了日本九州的鹿兒島，成為第一位到達日本的歐洲傳教士。沙勿略等人在日本的傳教活動發展迅速，但日本官方很快就開始限制和打擊天主教信仰。1587 年，豐臣秀吉頒佈了《伴天連追放令》，勒令所有傳教士必須在 20 日內離開日本。之後，日本又多次重申了禁教令。1639 年，幕府發佈了第五次鎖國令，江戶時代禁制鎖國的體制最終形成。⁹ 在這幾十年中，日本不斷地限制和打擊天主教信仰。

1557 年，葡萄牙人在廣東地方政府的批准下租居澳門。¹⁰ 澳門成為天主教在遠東的主要基地，大批在日本傳教的歐洲傳教士與日本教徒逐漸聚集到澳門。這些湧入到澳門的天主教人才也促進了越南和東南亞其他地區天主教傳教事業的發展。

1533 年，越南後黎朝舊臣阮淦扶持新君對抗莫朝。1593 年，後黎朝成功推翻莫朝，史稱“中興黎朝”。然而，此後直到西山朝時期 (1778 至 1892 年)，越南一直處在南北分裂的狀態。起初是北方莫朝殘餘勢力與南方中興黎朝對峙；後來是北方鄭主¹¹ 與南方阮主 (被稱為 Cochinchina，交趾支那) 的對峙。根據越南史家陳重金的研究，西方人依尼樞 (具體信息不詳) 於 1533 年到達越南北方的南真縣 (今

越南南定省南直縣) 傳教。¹² 這名傳教士也被認為是最早到達越南的西方傳教士。同時，對峙中的越南南北各方為了爭取西方的政治軍事支持而積極拉攏傳教士，但這些早期的傳教活動的影響都很有限。自日本避難而來的天主教力量到來以後，越南各地的傳教事業在十七世紀初開始快速發展。¹³ 耶穌會士依靠越南、柬埔寨等地的天主教傳播的基礎，最終在 1642 年成功進入到當時被認為是最難到達的國家——老撾。

二、十七世紀老撾的狀況

1353 年，老撾國王法昂 (Fa Ngum，約 1353 至 1371 年在位) 統一了湄公河中游地區，在琅勃拉邦 (Lung Prabang) 建立了瀾滄國。¹⁴ 到法昂之子桑森泰 (Samsenethai，中文史料稱刀線歹) 在位時期，老撾與中國明朝建立了朝貢關係，但明朝史料對老撾的記載也非常簡略。到十六世紀初，瀾滄國進入到強盛時期，其疆域北到明朝雲南的車里土司 (治所在今西雙版納)，南到高棉 (今柬埔寨)，東部與越南接壤，西部與蘭納和暹羅接壤。然而，老撾並不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國王對各地的統治力量十分薄弱。居住在都城的老撾王更像是一個區域盟主，而非專制君主，加之老撾沒有建立起明確的王位繼承制度 (兄弟弟及和父死子繼並行)，王位繼承紛爭頻繁，造成老撾國內的政治局面一直不太穩定。

十六世紀後半期，緬甸東籲王朝崛起，並開始向周圍地區擴張。老撾的塞塔提臘王 (Setthathirath，約 1548 至 1571 年在位) 為了躲避緬甸的進攻將首都從琅勃拉邦遷到了南方的萬象。雖然緬甸曾三次攻打老撾，但老撾一直不屈服。塞塔提臘王死後，緬甸扶持之前俘虜的塞塔提臘王之弟登上王位，短暫控制了老撾。十七世紀初，老撾又恢復了獨立。1638 年，蘇里亞旺薩王 (Surinyavongsa，約 1638 至 1695 年在位) 繼位，開始了長達 57 年的統治。老撾歷史進入到較長的穩定時期。¹⁵

在宗教方面，法昂從高棉迎娶的公主給

老撾帶來了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信仰，但當時可能並沒有普遍流行起來。1502年，維蘇納王（Visoun，約1500至1520年在位）將勃拉邦佛迎入琅勃拉邦城。¹⁶從此，該尊佛像逐漸成為了老撾的象徵。他的兒子波提薩拉臘王（Photisarath，約1520至1550年在位）下令將老百姓信仰的非佛教的鬼神廟宇改建為佛寺。¹⁷這說明當時非佛教的信仰仍然有很多信眾，但從此以後再沒有類似的記載，可見佛教在老撾的地位基本穩固了。

老撾本土的史料主要是宮廷和寺院中流傳的《坤博隆傳》（*Nidan Khun Borom*，意為“坤博隆的傳說”）抄本。“坤博隆”即傳說中古代老撾王室的始祖，一般認為《坤博隆傳》最早由維蘇納王命僧人編撰，後經歷代不斷續修，主要記載的是國王世系和老撾大事。¹⁸《坤博隆傳》沒有官方定本，有眾多抄本被流傳下來，且作者和書寫年代大都不清楚，因此考訂困難，為學界研究老撾史帶來很多問題。1996年，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一篇博士論文對不同版本的《坤博隆傳》進行了系統的考證，¹⁹但《坤博隆傳》不同手稿間的矛盾頗多，老撾史的很多問題仍待解決。加上《坤博隆傳》內容簡略，提供的信息有限，因此外部史料對老撾史研究的意義很大。儘管明代史料對老撾也有一些記載，但大都是一些零散的片段，不成體系。因此，挖掘西方早期有關老撾的記錄，有理解解古代老撾地區的歷史狀況。

三、耶穌會士針對老撾的探路活動

現在所知最早到達老撾的歐洲人是一群葡萄牙人。大約在1545年，九名葡萄牙人跟隨緬甸使節從勃固（今緬甸勃固）到達了當時老撾的首都琅勃拉邦。其中一個葡萄牙人巴內托（Fernão Mendes Pinto）後來寫下了他此行的遊記。雖然他在遊記中並沒有使用“Lao”來稱呼他到達的王國，而是稱之為“Calaminham”，但後世學者根據各種資料推測他到達的地方就是老撾。可惜他記錄的很多地名都無法考證，學者們認為他的記錄混合

了很多從緬人和孟人那裡得到的道聽途說的內容，因此這些記錄的學術價值有限。²⁰

1596年，葡萄牙人比羅索（Diego Beloso）和西班牙人岡薩雷斯（Blas Ruiz de Hernán González）一起從越南中部穿過安南山脈到達了老撾。他們在信中向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當局報告了此次旅行，該信後來在1609年被出版，是當時西方人對老撾最早的可信記錄。²¹在他們的記錄中，兩人見到了當時的老撾國王。²²他們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尋找流亡到老撾的柬埔寨國王薩塔一世（Satha I, 1539-1596），可惜當他們二人到達老撾首都萬象時，薩塔一世已經去世。1597年，他們支持薩塔一世的兒子巴龍列謝二世（Barom Reachea II, 1579-1599）回到柬埔寨國內繼承王位。²³他們注意到當時老撾萬象城的人口很少，有人認為這與老撾當時一直遭到緬甸的劫掠有關，也有學者對他們是否真正到達老撾持懷疑態度，因為他們當時完全沒有提到老撾南部的占巴塞。²⁴

1641年，荷蘭商人吉巴德·范·伍伊索夫（Gerrit Van Wuysthoff）從柬埔寨當時的首都洛韋（Lovek）出發，用了四個多月的時間沿着湄公河逆流而上，到達老撾首都萬象，並見到了當時老撾的國王蘇里亞旺薩。²⁵伍伊索夫在其出版的遊記中稱呼老撾為“Lauwenlandt”，²⁶可惜伍伊索夫在老撾停留的時間不長，留下的記錄也比較簡略。

此時，耶穌會士也在嘗試打通到老撾傳教的通道。1616年，澳門耶穌會開始考慮向老撾地區傳教，並派遣了佩德羅·馬克斯（Pedro Marques）到柬埔寨做準備，但是他沒能從柬埔寨到達老撾。²⁷之後，安東尼奧·嘉爾定（António Cardim）神父開始尋找從暹羅到老撾的辦法，但是暹羅王拒絕該計劃，嘉爾定神父只好回到澳門。²⁸1631年，澳門耶穌會派遣譚瑪爾（Gaspar de Amaral）、安東尼奧·馮特斯（António de Fenttes）和嘉爾定三位神父搭乘當年赴越南貿易的商船前往越南中

南洋研究

興黎朝（鄭主控制區）傳教。²⁹ 嘉爾定神父希望找到從越南北部到老撾的道路，但是他不久後又染病，只好放棄到老撾的計劃。³⁰

1634年，譚瑪爾神父和老撾派到越南中興黎朝的使者取得了聯繫，使者（可能已經秘密受洗）答應神父帶一封信給老撾國王。當年秋天，這封信成功被帶到了老撾。老撾王（疑為維柴王，Vichai，1633至1638年在位）給譚瑪爾神父回了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的哥哥（疑為通坎王，Tone Kham，1627至1633年在位）曾經寫信給葡萄牙神父和商人，希望葡萄牙人到老撾經商和傳教，但是他的信未收到回應。於是，老撾王利用此次機會再次邀請傳教士和派到越南的老撾使者奈猛（Nai Mon）一起返回老撾。³¹ 但是在越南中興黎朝的耶穌會此時缺乏人手，於是譚瑪爾神父轉而向巡視神父（Visitor）李瑪諾（Emmanuel Dias Sênior）尋求幫助。³²

1637年，譚瑪爾神父被指派到老撾傳教。由於他健康狀況惡化，耶穌會決定派另外兩名神父代替他去老撾，但最終也未能成行。於是，耶穌會士博內利（John Baptis Bonelli）表示自願前往老撾。當時有一個由老撾王的岳父率領的老撾使團正好身在越南中興黎朝，博內利就設法取得了老撾王的授權和越南的通關文書。1638年8月12日，博內利神父帶領17名隨從和返程的老撾使團一起出發。³³ 到了11月，博內利神父在途中病死，他當時還身在越南境內（Tin-Hoa，疑為清化省）。後來，他的屍體被帶回昇龍（位於今河內），老撾使團繼續攜帶博內利神父準備的禮物返回老撾。在這種情況下，耶穌會的萊里亞神父被指派繼續完成博內利神父未竟的老撾傳教事業。

四、萊里亞神父在老撾的活動

萊里亞於1595年出生在意大利的熱那亞（Genova）。1622年，他來到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傳教。1639年，由於當地禁教，他不得不逃到占婆和柬埔寨活動。1639年，他被

指派去老撾完成博內利未竟的老撾傳教事業。萊里亞起初打算從暹羅進入老撾，於是他來到了暹羅當時的首都阿瑜陀耶，見到了當時澳門派往暹羅訪問的使者，得到了澳門使者的授權，但是當萊里亞到達彭世洛（Phitsanulok）後，彭世洛當地守衛拒絕他穿過邊境。因此，萊里亞只好返回到阿瑜陀耶，並在那裡結識了馬修·塞布里安（Mateo Cebrián）神父。之後，他們決定嘗試從柬埔寨到老撾的方法。1642年春，他們在柬埔寨乘上了兩艘準備返程的老撾商船，沿着湄公河逆流而上，最終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到達老撾首都萬象城。

萊里亞神父在老撾見到了當時的老撾國王蘇里亞旺薩，並被賞賜了居所。萊里亞神父和老撾的首相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然而，此前由博內利神父準備的給老撾國王的禮物被老撾國王的一位妃子（Mrs. Vrancaya，她是當時出使中興黎朝的老撾使者的女兒）霸佔了。她擔心萊里亞神父討要這批禮物，因此十分敵視他。最終，萊里亞神父在國王的干預下討回了這批禮物。同時，萊里亞神父的傳教活動也引起了很多佛教僧人的敵視，他們甚至在國王面前指控萊里亞神父傳播的是佛陀的敵人的思想，但是萊里亞在國王和幾位大臣的支持下，並沒有被驅逐。³⁴

1643年，與萊里亞同行的馬修·塞布里安在老撾國王蘇里亞旺薩的授意下返回了馬尼拉，希望能夠尋求老撾和西班牙之間的合作，但是這個想法並未被實現。其後，馬修·塞布里安又去了馬魯古群島（Moluccan Islands，今印度尼西亞馬魯古省）傳教，未再返回老撾。1645年底，意大利傳教士烏蘭多（Jacinto Urando）也來到了老撾。他給萊里亞帶來了一封耶穌會澳門總部的信，信中要求萊里亞繼續留在老撾傳教，但附錄又讓他返回澳門，讓烏蘭多留在萬象城接替他。萊里亞選擇了繼續留在老撾，而烏蘭多則嘗試尋找一條從老撾直接穿過安南山脈到交趾支那的路。但是很不幸，他迷失在一片叢林中，並在1647年去世了。³⁵

1645年，萊里亞神父用老撾語編寫了一本宣揚天主教的小冊子，並把它獻給了國王。在國王閱讀這本小冊子的時候，老撾的一位大臣試圖刺殺國王。雖然這位大臣沒有成功，但人們將這種“壞運氣”歸結於萊里亞神父的這本小冊子。於是，國王下令驅逐萊里亞神父。在萊里亞神父準備離開老撾，等待去往柬埔寨的船隻的這段時間中，形勢又有了一些變化：萊里亞神父在朝中主要的敵對大臣因為試圖發動叛亂而被國王處死了，而先前反對他的僧侶也不再發聲；那位仇視萊里亞的王妃因為不堪忍受病痛而向萊里亞神父求救，神父最終原諒了她，並施以援助。在經歷了一系列事件之後，萊里亞重新得到國王和首席大臣（首相）的信任。為了減少可能的麻煩，萊里亞神父選擇住到城外，將主要精力花費在撰寫一部老撾語的天主教教義問答上。後來，他將這部書呈給了國王，國王也允許他在老撾自由地宣揚傳播這本書。³⁶

1647年，萊里亞神父在老撾國王的指派下離開萬象出訪越南中興黎朝。他在昇龍獲越南國王接見（應是中興黎朝的傀儡皇帝黎真宗）。據說，越南中興黎朝表示願意支持老撾。此後，萊里亞順利回到了老撾，老撾王對他的出使行動很滿意，派他在1648年再次出使中興黎朝。萊里亞後來因健康原因滯留在越南，同時，他希望耶穌會能夠再派一位神父和他一起到老撾傳教，但是這一提議沒有被實現。老撾國王也邀請他返回老撾，萊里亞神父趁機提出要在老撾修建一所教堂，而且禁止老撾的佛教僧侶干擾他的傳教活動，但是亦未達成。之後，老撾國王一再邀請他返回老撾，萊里亞感到自己年事已高（53歲），無力再繼續老撾的傳教事業，於是他從中興黎朝去了柬埔寨，但也遇到了很多困難。1659年，他離開柬埔寨返回了澳門。1661至1664年間，他擔任耶穌會日本省會長，1665年，萊里亞神父在澳門去世，被安葬在大三巴。³⁷

萊里亞神父在老撾的傳教事業並不算成功。直到他1648年離開老撾為止，並沒有太多教徒受洗，他也沒能將老撾政府中的任何高

級官員發展為信徒。主要的原因是老撾當地南傳佛教的傳統非常深厚，僧侶在老撾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佔據了重要地位。因此，老撾人大多對萊里亞神父宣傳的天主教內容不感興趣。³⁸

五、喬瓦尼·菲利普·德馬里尼和他的著作

萊里亞神父在老撾的活動和他對老撾的觀察主要通過喬瓦尼·菲利普·德馬里尼（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1608-1682）神父的著作而為人所知。根據榮振華的研究，德馬里尼神父於1608年出生在意大利的熱那亞。1625年，他進入羅馬的聖·安德雷亞修院，成為一名耶穌會士。1640年，他乘船來到亞洲，同年的11月2日到達果阿，1641至1642年間逗留於暹羅。德馬里尼神父或許是在暹羅時第一次了解到耶穌會士的老撾傳教計劃。1647年，德馬里尼神父身在越南中興黎朝，他應是在此時通過萊里亞神父的年報了解到他在老撾的活動，也有可能見到了萊里亞神父本人。1649年，德馬里尼神父回到澳門任澳門的司庫，後於1656年成為澳門學院的區本堂神父。³⁹

1659年，德馬里尼作為教省代表回到羅馬參加第11次耶穌會常規會議（The 11th General Congregation of the Jesuits）。為了向西方大眾宣傳他們的傳教活動，募集更多的資金及招募更多的傳教士，他在1663年出版了意大利語的《關於耶穌會士在日本教省的傳教活動，尤其是東京》一書。⁴⁰ 在這本548頁的書中，他花了專門的篇幅來介紹老撾。一般認為，這本書中關於老撾的內容主要來自於萊里亞神父（年信或者是直接的交談），當然也可能混雜了從其他途徑得到的信息。這些關於老撾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老撾的基本介紹；第二部分是關於萊里亞神父在老撾的活動。⁴¹ 萊里亞神父的活動此前已經述及，本節主要討論德馬里尼書中關於老撾基本情況的記載。

德馬里尼書中最有價值的資料是關於老撾

南洋研究

政治情況的介紹。雖然老撾在名義上是明朝的土司地區，但明朝對老撾並沒有事實上的影響力，明朝史料對老撾的描述也都語焉不詳，甚至對老撾當時的基本政治情況都缺乏記載。景泰《雲南圖經志書》中記載：

其〔老撾〕酋長有三等，大曰招木弄，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化。而為宣慰者即招木弄也，居高樓，其上寬廣，見人不下樓。部屬見之，則所至之地，各為等限，使客亦然，而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不差尺寸。⁴²

這段非常簡要的描述基本上就是明代對老撾國內政治情況的唯一記載。景泰之後的歷代雲南志書也基本沿襲了這一說法，而德馬里尼神父提供的資料卻豐富得多。老撾本土史料的記載是圍繞事件展開的，並沒有對老撾政治制度的描述，因此德馬里尼在書中對老撾的記錄就顯得非常寶貴。他描述老撾國王為世上最有權力的君主，甚至老撾也不向中國稱臣納貢，⁴³但是關於一些重要的事，老撾也會通過中介（intermediary）同中國溝通。為了贏得臣民的尊重，老撾的國王並不經常出現在公眾面前，像一位神秘的神而不是人類。

關於老撾的社會等級制度，德馬里尼在書中稱不同等級的官員可以通過隨身用具（Paraphernalia）上的金銀裝飾作出區分。大總督（Great Viceroy，應該是指首相）是除了國王以外唯一可以乘象出行的人，其他等級的官員只能乘坐轎子或者步行。⁴⁴關於老撾當時的行政制度，德馬里尼在書中記載老撾最高級的官員有八名，地位最高的是負責全面事務的大總督（Viceroy-general，應該也是指首相），他全面協助國王處理國家的各項事務。當國王意外去世時，大總督也負責召集貴族會議提名新的國王繼承人。在新國王就任之前，他是實際上的攝政王。老撾整個國家被分為七個省，管轄這七個省的七個總督的地位是平等的，他們經常住在首都服侍國王，因此這七個總督也像是國王的官員和顧問。這七個總

督會各自派出自己的代表到各自的省份行使統治權，同時，在這七個總督之下還有負責內政和軍事的其他部門。⁴⁵

作為一個傳教士，德馬里尼對老撾當時的信仰情況（尤其是佛教）也有很多記載。德馬里尼認為當時的老撾人很迷信，他們會將釀成的第一滴酒塗到大象的頭上，認為會讓大象更勇敢和強壯。⁴⁶老撾的女人剛生完孩子後會在屋子裡呆一個月不出門，同時整個家庭會聚集起來縱情唱歌跳舞，以嚇走魔鬼，防止他們危害母親和嬰兒。⁴⁷老撾人也相信水具有某種神聖力量，因此會把水送給病人。⁴⁸作為天主教傳教士，萊里亞和德馬里尼對老撾佛教的印象是比較負面的，德馬里尼就曾記載一個僧侶貪圖財物刺死姐妹的故事。⁴⁹德馬里尼認為老撾的佛教是從暹羅傳入的，當時佛陀（德馬里尼稱為Xaca）的教義在老撾非常流行，老撾境內充滿了大大小小的佛寺，並且僧人（德馬里尼稱為Talapoi）享有很高的地位，⁵⁰老撾的學校也會教授佛陀的教義。⁵¹德馬里尼在書中專門介紹了老撾的寺廟和僧侶，比如老撾的僧侶早上要出門托鉢化緣，之後再返回寺廟分享食物給僕人和家禽家畜，而且老撾的僧侶也吃肉。⁵²同時，老撾的國王宣稱自己是佛教的保護者，也是僧團的領袖（Chief of the monks），又會擔心僧侶們煽動人民反對他。⁵³老撾的僧侶會使用各種魔法和咒語，⁵⁴一個患病的官員為了治療自己的疾病而選擇住在寺院中，他為此不得不向寺院佈施大量財物，但是病情卻未見好轉。如果是窮人患病，他就會用禮物換取僧人穿過的僧衣穿在身上。老撾人相信僧衣具有某種神秘的力量可以治療疾病。⁵⁵雖然德馬里尼對老撾佛教的描述帶有一定的偏見，但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資料。從他的記錄中可以看出，當時佛教已經融入了老撾社會的方方面面，也證明了當時的南傳佛教中實際上混合了大量的非正統佛教的內容。

結論

天主教隨着葡萄牙人在遠東的開拓一起到

達了遠東，暹羅、柬埔寨、澳門、日本和越南很快都被納入到天主教的全球網絡當中。因為交通閉塞，西方傳教士到達老撾的時間相對較晚。耶穌會士在老撾周邊各國的不斷經營為最終到達老撾創造了條件，尤其是耶穌會士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在地網絡最終幫助耶穌會士成功地到達了老撾。博內利神父藉助出使越南的老撾使團和老撾建立起了聯繫；萊里亞神父也利用了柬埔寨和老撾之間的商業往來，才得以到達老撾。

耶穌會士在十七世紀對老撾的探索也提供了關於東南亞交通路線和外交活動的重要信息。通過諸位神父的探索活動可以知道當時的暹羅到老撾的通道並不暢通。在萊里亞神父之前，耶穌會就嘗試了從暹羅到老撾的道路，但均未成功。萊里亞神父最初的計劃也是從暹羅向北經彭世洛進入老撾。這就證明當時從暹羅東北部經陸路往老撾的道路尚未開通（或者說這條路比較難走）。大致到暹羅吞武里王朝（1767至1782年）之後，暹羅直通老撾地區的東北部通道才大致開通，現在泰國鐵路系統的東北線是連接泰國和老撾的最主要通道。當時耶穌會士進入老撾主要由越南和柬埔寨兩條道路實現：經越南的道路應該是從越南的清化、乂安一帶經老撾的川壙進入老撾，這條路要穿越安南山脈大片的叢林地帶，因而比較兇險；經柬埔寨到老撾的道路應該是沿着湄公河逆流而上，根據十九世紀法國安鄴（Francis Garnier）考察團在湄公河的考察，這條水路險灘眾多，也很兇險，而且還有老撾南部的孔恩瀑布阻隔。⁵⁶同時，萊里亞神父也兩次充當使者訪問越南中興黎朝。他的經歷說明當時老撾和越南的使者往還是很頻繁的。這兩次出使都未見於越南和老撾的史料，耶穌會士的記錄為後世提供了兩國間外交關係的重要信息。

此外，當時的澳門是耶穌會在遠東的主要基地，在耶穌會探索老撾的過程中，澳門發揮了重要作用。最早嘗試到老撾的佩德羅·馬克斯神父和後來的嘉爾定神父以及最終到達老撾的萊里亞神父都和澳門有密切的關係，而且萊

里亞神父最終就葬在了澳門。他們的事跡充分證明了澳門在遠東天主教網絡中的中心地位。

附：感謝周孝雷博士在資料上的幫助。

註釋：

1. 關於越南史料對老撾的記錄參見陳荊和編校：《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4年；中文史料對老撾的記錄參見景振國：《中國古籍中有關老撾資料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緬甸史料對老撾的記錄參見李謀等譯：《琉璃宮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2. Nicholas Tarlin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From Early Times to C.1800*, Volume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梁志明：《東南亞古代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賀聖達：《東南亞歷史重大問題研究（東南亞歷史和文化：從原始社會到十九世紀）》，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申旭：《老撾史》，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陳鴻瑜：《寮國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7年。
3. 榮振華記載萊里亞的姓名為 João Maria Leria，耿昇將此名譯為約翰·馬里亞·萊里亞。參見[法]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407頁。
4.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16頁。本文中出現的部分人名未見有通行的中文翻譯，本文自行翻譯為中文。同時，所有翻譯成中文的外文姓名都附了外文原文或外文的拉丁化寫法。
5. Manuel Teixeira, *The Portuguese Missions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1511-1958)*, Volume II, 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7, pp. 55-56.《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對此也有記載，細節略有不同。
6. Manuel Teixeira, *The Portuguese Missions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1511-1958)*, Volume II, 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7, pp. 59-61.
7. 此人著有歐洲第一本專門介紹中國的書《中國志》（*Tratado em que, se Contam Muito por Extenso as Cousas da China*）。參見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2-333頁。

南洋研究

8. Manuel Teixeira, *The Portuguese Missions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1511-1958)*, Volume II, 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7, pp. 37-41.
9. 輝明：《“禁制”時期澳門的日本天主教徒及其在東南亞的活動》，《廣東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第90-92頁。
10.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113頁。
11. 當時的北方鄭主政權在名義上仍是中興黎朝，西方人稱為Tonkin，漢譯為“東京”。
12. [越]陳重金著，戴可來譯：《越南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第272頁。
13. 陳文源：《17-18世紀西洋傳教士在安南的活動》，《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第123-124頁。
14. 瀾滄國（Lan Xang），老撾語意為“百萬大象”，中文音譯為“瀾滄”，明代史料記載為“老撾”。
15. See Martin Stuart-Fox, *The Lao Kingdom of Lān Xāng: Rise and Decline*, Bangkok: White Lotus Press, 1998.
16. [泰]姆·耳·馬尼奇·瓊賽著，廈門大學外文系翻譯小組譯：《老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8頁。
17. [泰]姆·耳·馬尼奇·瓊賽著，廈門大學外文系翻譯小組譯：《老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0頁。
18. [泰]姆·耳·馬尼奇·瓊賽著，廈門大學外文系翻譯小組譯：《老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9頁。
19. Souneth Phothisane, "The Nidan Khun Borom: Annotated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96.
20. Mayoury and Pheuiphanh Ngaosrivathana, "Early European Impressions of the Lao", in Mayoury Ngaosrivathana and Kennon Breazeale eds., *Breaking New Ground in Lao History: Essays on the Sev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2, pp. 95-96.
21. Mayoury and Pheuiphanh Ngaosrivathana, "Early European Impressions of the Lao", in Mayoury Ngaosrivathana and Kennon Breazeale eds., *Breaking New Ground in Lao History: Essays on the Sev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2, p. 96.
22. 按照時間推測應為諾蒙王（Noh Muang，1591至1598年在位）。
23. Milton Osborne, *The Mekong: Turbulent Past, Uncertain Future*,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0, pp. 49-50.
24. Brian A. Zottoli, "Reconceptualizing Southern Vietnamese History from the 15th to 18th Centuries: Competition along the Coasts from Guangdong to Cambodi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1, p. 182.
25. Milton Osborne, *The Mekong: Turbulent Past, Uncertain Future*,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0, pp. 54-55.
26. Juliette van Krieken-Pieters, "Introduction to the Van Wuysthoff", in Juliette van Krieken-Pieters eds., *Van Wuysthoff and the Lan Xang Kingdom: A Dutch Merchant's Visit to Laos in 1641*, Leiden: Ginkgo Publishers, 2010, pp. 2-3.
27.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xx. Luigi Bressan 在該書的序言中並沒有說明 Marques 神父的全名。此處的 Marques 神父應該就是佩德羅·馬克斯（Pedro Marques）神父。他在 1577 年生於葡萄牙埃武拉教區的莫朗（Mourão）。1609 至 1614 年間，他在日本傳教，後因日本禁教，於 1614 年來到澳門。1616 年，他在柬埔寨為避難的日本教徒建立了傳教區。1619 年，他又去了交趾支那。因此，他嘗試到老撾的事情應該發生在這一時期。相關情況參見 [法]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407-408 頁。
28.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p. xx-xxi. 根據榮振華的研究，嘉爾定在 1626 至 1629 年間在暹羅，參見 [法]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106 頁。
29.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33-434 頁。
30.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p. xx-xxi.
31.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xxi.
32. 關於李瑪諾的情況，請參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86 頁。
33.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xxii.
34.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xxxix.
35.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xxvii.
36.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p. xl-xli.
37.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xxviii. Luigi Bressan 在本書序言中並未說明萊里亞是日本省會長，但榮振華指出一個名為 João Maria Leria 的神父在 1661 至 1664 年任日本省會長，參見 [法]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406-407 頁。
38.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42.
39. [法]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175 頁。
40.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Delle missioni de' Padri della Compagnia di Giesv nella Prouincia del Giappone, e particolarmente di quella di Tumkino*, Rome: N. A. Tinassi, 1663.
41.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xxxi.
42. 景泰《雲南圖經志書》，載方國瑜：《雲南史料叢刊》卷 6，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100 頁。
43. 十七世紀中後期，老撾和明朝政府的關係已經中斷。
44.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22.
45.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21.
46.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14.
47.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17.
48.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59.
49.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65.
50.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34.
51.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35.
52.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p. 54-55.
53.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57.
54.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63.
55. 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 *A New and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o Kingdom*, tran. by Walter E. J. Tips and Claudio Bertuccio, Bangkok: White Lotus, 1998, p. 69.
56. Milton Osborne, *The Mekong: Turbulent Past, Uncertain Future*,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0, pp. 73-96.

